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二回 第八節

此時賊人見勝爺由山坡下去，下山坡又走出去了半里來地，賊人心中納悶，想道：「老兒中了這一毒藥鏢，怎麼還不躺下呢？啊，大概是老兒是個練家子，血氣足的緣故。」勝爺跑著，借月色扭頭一看，見兩旁有廢石兩塊，其大如墳墓，勝爺遂用賊人的那支鏢往石頭上一撇，就見噹啷一聲響亮，後面賊人可就錯想啦。他想的是什麼呢？賊人想的是老兒大概把他的刀拿不住，掉在地下啦。又一看勝爺撲伏在地，頭朝東腳朝西躺下啦，賊人急忙追至近前。賊人一伸手由背後亮出刀來，濛口大罵，罵道：「老兒勝英，你也有今日呀！二太爺好樂，刀殺五命，那與你何干呢？你們鏢行的人拿我是好比壓沙求油，你家二太爺上無片瓦遮身，下無立足之地。今天二太爺拿著你老兒，這白髮蒼蒼的人頭，夠奔蕭金台聚義廳，方顯你家二太爺我的能為。」勝爺竊看賊人手提鋼刀，勝爺兩隻手掌扶著地，兩隻腳尖也點著地。賊人拿著刀思想：老兒既中了毒藥鏢撲伏在地，我取他的人頭何必忙呢？列位，原來勝爺撲伏在地，他老人家本是假裝著的，此時一見惡淫賊一下腰，手起刀臨且近，勝爺遂趕緊繃腳尖，手掌一使勁使了一個挺身勢。賊人方一落刀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再看勝爺蹤跡皆無。惡淫賊復又往東西南三面仔細觀看，實在連勝爺的影子也沒有。此時賊人猛聽得他自己的身背後有人，一聲哈哈大笑，遂又聽說道：「小冤家方子華，你再想進蕭金台，你得認母投生。」惡淫賊遂大悟，心中也就明白了，原來上了老兒的當了。遂急忙亮刀，衝著勝爺肚腹，用力就是一刀。勝爺手中原沒拿著刀，此時再拿刀也來不及啦，遂急用腳尖一踢賊人的手腕，說道：「撒手！」賊人的刀可就被勝爺這一腳給踢飛啦，勝爺的刀可就拿出來了。賊人一見心中害怕，抹頭就往南跑。勝爺心中說道：「你越跑越離山口遠，那是求之不得啦，那不是更拿清靜的嗎？」勝爺手拿魚鱗紫金刀後面追趕，追出半里之遙。原來惡淫賊沒有勝爺腿快，看看就要追上，賊人可就急了，遂反臂又打出了第二隻鏢，此鏢直奔勝爺面門打來。皆因勝爺在後面追趕的時候，自己早就留神啦，這個時候忽見寒光一道，直奔面門打來，遂用魚鱗紫金刀的刀柄一磕，就聽噹啷一聲，就將鏢磕出去了。勝爺說道：「惡淫賊，你敢在聖人門口賣百家姓嗎？連你師傅李剛他都是跟我學的。」賊人連害怕帶累，簡直累得是熱汗直流，正在急難之間，忽然月被雲陰了天啦，賊人此時一看東南有黑鴉鴉一片鬆林，賊人一想，勝英他比我腿快，我再跑不出他手去，非跑在樹林之間，借著黑暗可以逃走。此時賊人趕緊向樹林中跑去。勝爺說道：「小冤家你既進了樹林啦，我為行俠作義之人，我就不能追你啦。但有一件，你太狠毒啦，你刀殺五命，拒捕毆差，欺兄殺嫂，紮了姪子又要摔你小姪女，你進了樹林，老夫我也非拿你不可。賊人看看離樹林約有一兩丈遠啦，忽然間就聽樹林之中噹啷響亮，倒叫勝爺吃了一驚，皆因連勝爺也沒聽過這樣的鑼聲音，大概鑼要碎啦。就見由樹林中縱出十數餘人，全都手持明亮刀槍，頭一位拿著一口大橫刀，高聲吶喊道：「此樹是我栽，此道是我開，有人要經此處過，急忙留下買路財！牙繃半個說不字，一刀一個不管理！綿羊孤雁，快留下買路金銀！」賊人一咬牙，心中說道：「這就是越渴越食鹽，越熱越出汗，越窮越為難。怎麼那麼巧，單遇上了劫道的呢？這十數餘人，我也不懼，我所怕者，就是後面勝英追趕前來。不如我說幾句黑話，逃命要緊。」遂說道：「老合併肩子，我也是合字，線上的朋友。」這兩句黑話，就是他說，哥兒們，我也是綠林道。「親不親，野鹿獐兔，咱們也是一家人。旋兒風緊我要扯乎。」這兩句黑話是說，我也是乾這個的，後頭還有人追著我呢。這使刀的人不能對答，皆因使樸刀的人不會說黑話，遂回頭向後觀看，由打後邊閃出一人，此人是哈吧羅圈腿，遂大嚷道：「小子，你也是賊呀。賊吃賊更肥，狼吃狼，冷不防！」遂叫道：「黃三哥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、老美、高恒、歐陽德、邱成、張凱，哥兒們亮傢伙，咱們拿！」十位英雄將惡淫賊團團圍住。勝爺一聽，原來是黃三太他們來啦，遂捻銀髯抱著刀在旁邊一站，心中想道：「黃三太是鯁直之人，這套行話大概是楊香五、賈明教給他的。」勝爺又一想，十個人把賊人已經圍住啦，要論賊人他的門戶呢，他乃是李剛的徒弟，他還是外人嗎？十個人既將他圍上，賊人他又沒有刀，我還能過去嗎？我在旁邊站會吧，看著他們怎麼樣吧。這十幾位英雄因何至此呢？皆因為勝三爺在鏢局子酒席之間，問哪一位可肯上蕭金台前臥底，探一探賊人方子華落在那裡沒有，並沒有一人答話。勝爺又說道：「拿不住採花賊，我心中著急，有點鬱悶不舒，頭暈眼花。我先去休息，有什麼事明天再說吧。」自從打勝爺安歇後，可是勝爺一舉一動，也瞞不過響啞仙師諸葛道爺，諸葛道爺說道：「三太，香五，你師傅沒睡覺去。他不是方才在酒席之前問兩次，何人肯去探山去，並無一人答言，此時他一定自己要探山去。如其不信，香五，你看看你師傅是安歇睡覺去了嗎？」楊香五遂到鏢局子後院，來到北上房在門前呼喚師傅，叫之不答，呼之不應，心中想道：「大概我師傅真去探山去啦。」遂由窗戶進去，一看果然勝爺走啦，連刀鏢囊也都帶走啦。楊香五這才急速開門出來，直奔前面客廳，諸葛道爺說道：「二師伯，果然不出您預料，我師傅真出去啦。」諸葛道爺連忙說道：「無量佛，善哉，善哉。」心中說道：「勝爺你好比杉木桿子，寧折不彎。為別人的事情，你何必這樣的盡心？但有一件，你與老寨主二位見了面，總得先禮後兵，如若單打獨鬥也得戰半夜的工夫。」遂向香五眾人說道：「你們若有腿快的，趕緊追隨下去，要是勝爺他在山裡打起來，急速回來給我送信，我再帶人去打接應。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咱們這一次去個十幾位，可就是不帶著金頭虎去，他走得太慢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小子，你不帶我去不行，我有造化。」三爺說道：「別搗亂，咱們快走。」大眾遂到了前邊櫃房，金頭虎賈明一看，在櫃房牆壁上掛著銅鑼，傻小子遂登著椅子摘下響銅鑼，揣在懷中。楊香五、賈明說道：「你幹什麼？」「沒有零錢花啦，賣個弔兒八百的。」「小子，你是保鏢的，有傢伙計的東西的嗎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咱要追到蕭金台，我勝三大爺要跟人動了手，你我在那兒亂嚷，作賊的就怕官兵，我在高處打鑼，我就喊：『馬步隊前來抄山嘍！』我再攪合他們。俗語有句話：攪合的他們，讓他和尚不得睡，姑子不得安。」黃三太接著說道：「你別在這一個勁的搗亂啦，咱們快走吧。」十餘位英雄這才出離了鏢局子。來到樹林之中，楊香五說道：「賈爺血心義膽，為我師傅勝爺的事，今天他才要施展絕藝啦。腳上得快著點，把夜行術施展出來，能日行千里。」老美侯爺又說道：「我耳聞賈爺腳底下很快。」邱成說道：「們眾位要是找著栽筋斗。眾位你們不知嗎？賈爺不是紅蓮羅漢崑崙長老師叔的徒弟嗎，賈爺腳底下要放著一半，咱們也跟不上哪。賈爺您先慢跟著點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唔呀，你們說的全不對，要趕我勝三伯，誰在頭裡？吾師弟賈明不能讓這個。咱們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，咱十數餘人誰要是走到頭裡，誰就算是露臉的英雄；誰要是走落在後邊，誰就是混賬王八羔子。」十位英雄一伏腰，這位抬舉賈明，那位奉承賈明，賈明這個美就不用提啦。賈爺最喜歡有人奉承，他奔著命的，哈吧羅圈腿，跟大眾一齊緊跑，累得優英雄熱汗直流，都喘不上氣來啦。大家走至在離蕭金台約有裡餘，他就見前面有黑壓壓一片鬆林，忽然月被雲朦，天也黑啦。賈爺進了樹林就坐在地下啦，遂說道：「我可走不了啦，誰要再抬舉我，我就跟你們滾上啦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大家別取笑啦，天氣這樣黑，咱們都歇歇吧。」大眾正在樹林之中歇息，忽然間山西北角有人吶喊，喊道：「惡淫賊！你由樹林而走，應該行俠作義之人不追你。惡淫賊你萬惡滔天，你欺兄殺嫂，用刀紮死親姪，刀殺五命，拒捕毆差，你跑到哪兒我也得追你，也得拿住你！」就這個時候，黃三太十數餘人往外一看，在頭前跑的正是採花淫賊方子華，後面勝爺壓魚鱗紫金刀緊緊跟隨。眾英雄一看賊人奔樹林而來，金頭虎賈爺發壞，說道：「黃三太，咱們裝劫道的劫他。黃三哥你聽我的鑼一響，你就往外縱。」三太說道：「那麼我說什麼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這個都不會？人家鄉下人都會。你就說：『此樹是我栽，此道是我開，有人要從此處過，留下買路財。牙繃半個說不字，一刀一個不管理。綿羊孤雁，留下買路金銀。』正在說著話的時候，惡淫賊可就離樹林不遠啦。傻小子這才把響銅鑼取出來，說道：「喲，忘了沒拿鑼錘來。等著我看看鑼上帶著錘沒有。」傻英雄一看沒有鑼錘，遂一下腰從地下摸上來一塊石頭子，叫著勁一砸這個鑼，噹啷一聲響亮，鬆林外連勝爺都嚇了一跳。鑼響過去，眾位英雄亮兵刃往外一縱，黃三太可把傻小子教給他的那幾句俗話一說，惡淫賊一答黑話，黃三太沒答上來，遂回頭看賈明，賈明哈吧著羅圈腿由打黃三太背後繞過來，說道：「賊吃賊更肥，狼吃狼，冷不防。黃三哥，眾位上！」勝爺這才知道是黃三太他們來了，遂在旁邊一站，心中說道：「黃三太他是正直之人，哪學來那麼一套話？大概是金頭虎賈明與楊香五出的主意。」又一想，他們十數個人把

賊人圍住，還拿不住他嗎？所以才在旁邊一站，抱刀觀看。黃三太等恨賊人入骨髓，把刀擎著，恨不能刀刀見血，片片透肉，練子槍噹噹直響。惡淫賊是躡高縱矮，閃展騰挪，皆因手中沒有兵刃的緣故。勝爺在旁邊說道：「爾等弟兄不要傷了他的性命，拿著活的，你們換著班的，把他扛到縣署，交三班總頭，縣太爺審訊好有活口供。」金頭虎喊道：「勝三大爺，咱們拿活的呀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拿活的。」十位英雄可就費了大事啦，皆因不能往賊人致命處打，如果要是拿死的，喝杯茶的時候，就把他結果性命了，這個活的就只好拿啦。豈不聞後漢三國長坂坡，徐庶在曹營一策不划，唯有長坂坡八十餘萬人馬困住趙子龍，徐庶在曹孟德一旁說道：「丞相要打算圖王霸業，收下勇將趙子龍，天下可定。」曹孟德合掌大笑，說道：「先生真乃高策也。」曹孟德號令一下，命大小三軍，要活趙雲，不要死子龍，違令者殺。要不是徐庶幾句話，八個趙雲也殺不出去，皆因他懷揣著阿門啦。《三俠劍》這段書，勝爺要不是說命眾人拿活的，他們大家將惡淫賊方子華，豈不碎屍萬段嗎？

正此時，忽聽西北角人喊馬嘶，地動山搖的一般，勝爺連忙回頭觀看，原來是蕭金台的賊人追出山口來了。皆因為巡山嘍卒，在山坡樹林叢中查山，就看見銀髯一位老者，將那新投山人伙的方子華引出山寨去了。嘍卒報告老寨主，老寨主聞聽，心中暗道：「想必是勝英來了。」這才派寨中嘍卒三百餘人退出山外。再者勝英回頭一看，就見燈籠火把，亮子油鬆，眾人下山而來，再借著亮光一照，就彷彿千餘人之眾，哪知是三百餘人。老英雄急忙叫道：「三太，蕭金台的賊人追下山來啦，老夫我迎著他們獨擋群賊。你拿住採花賊方子華，千萬可別傷了他的性命，扛到縣署之中，交給三班總頭，自然有班頭交票交差，你們不可見縣令，急速回鏢局子。」金頭虎往西邊一看，喊叫：「我的姥姥，來了多少人哪？他們要一到了，我可就要歸位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老夫我迎將上去，無論多少人，老夫我定能獨擋，你們千萬可別叫方子華逃走了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勝三大爺您擋著那一群賊人去吧，你只管放心，賊人方子華若跑了，有我賈明替他打這場刀殺五命、拒捕毆差、欺兒殺嫂滅姪的官司啦。」勝爺往西又轉身，扭項向三太等說道：「三太，你等小弟兄們留神他左手打鏢。」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三大爺您快迎上去吧，他要是跑了，什麼官司我都替賊人打啦。」不提勝爺迎戰眾賊，單表惡淫賊戰得熱汗直流，二睛亂轉，賊人心中想道：「不怕十人拿，就怕一個看。老兒勝英在旁邊一站，我這條性命大概十成有九成保不住，老勝英一走，我有八成脫逃得了。」遂閃轉騰挪，右手取出一支藥鏢來，方子華原本是六支鏢，適方才打了勝英二支皆未能中，他這才又把第三支鏢抽出來啦。十位英雄包圍著淫賊，就好像走馬燈的樣勢，賊人左手抽出鏢來，一抖手，恰巧直奔楊五爺的面門。楊五爺一見，急忙往後一退，往旁邊一閃身，賊人跟著往外一縱，縱出圈外去，又用了個燕子兩抄水勢，抱頭鼠竄，不敢回蕭金台，往東北逃命去了。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楊香五，小子！」蹦起衝著楊香五頭上就是一杵。黃三太拿刀一攔說道：「賈爺你這是怎麼回事？你是要瘋啊？」傻英雄說道：「你方才沒聽見嗎？我跟勝三爺說，賊人若是跑了，多少官司全都得我打去。這些命案的官司我打啦，蛤蟆的兒子不就把我刮啦吧？我打算把楊香五打死，我一抹脖子，我們兩個人，誰也不用活著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賈爺，咱們先追採花賊去，如若追不上，你再跟楊五爺拚命。」十位英雄這才急忙追趕惡淫賊而來。追出了約有三二里之遙，一看在前面又有一片樹林子，眾英雄穿林而過，再找惡淫賊，蹤影皆無。金頭虎一看說道：「楊香五，咱們是抹脖子，還是上吊？一條線拴兩個蝗蟲，跑不了你，飛不了我。」

黃三爺說道：「賈賢弟你先別著急呀，往東北去有個大鎮店，名曰華家鎮店，該鎮中有一位北路的老鏢頭，官稱華四爺，咱們到那兒找老前輩，求他老人家幫著咱們捉拿採花賊，如若拿不著，你再跟五爺算賬還不行嗎？」

不出三太所料，惡淫賊真逃往華家鎮去了。惡賊奔命逃在華家鎮南鎮店口外樹林叢中，已然東方發亮，自己一看一身夜行衣靠，背後有刀鞘沒有刀，自己心中想道：「我在蕭金台，把大鏢搭在聚義廳橫樑上了，老勝英用調虎離山計，把我引出山來。此時天光一亮，我這一身短靠夜行衣，縣衙門馬快班頭，在各莊村鎮店，俱有官人捉拿於我。最可恨這些個窮保鏢的，拿我拿得比官人還厲害。」遂自歎道：「我不該在溧水縣城裡關廂刀殺五命。我三歲上沒有父母，我哥哥撫養我長大成人，我嫂嫂待我恩高義重，當時性情一急，我把我十三歲的姪兒一刀斃死，大概孩子是活不了啦，又劈我嫂嫂一刀，眼看著紅光皆冒。都是我一時淫心頓起，所以鬧出刀殺五命之禍。這也是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，我兄嫂屢次給我定親，我決意不要，到如今作出這樣禍來。我家中無窮的富貴，現如今我落得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從今後我改過自新，再見美色，萬不可起淫心。」自己低頭一看，一身金鑲白短靠，進了村莊鎮店，各有馬快班頭，如何走的開呢？又一看胸前係著一個蝴蝶扣的小包裹，解開小包裹，一看有一件絲羅兩截褂。此兩截褂是在溧水縣北門外採花刀殺一少婦，該少婦的丈夫在北京緞行作買賣，三月回家，六月回歸北京鋪中去了。臨行之時，對婦人說道：「兩截褂我有幾件，我帶兩件走，其餘的那兩件，你把洗一洗，搭在桿上晾著，千萬別讓日光曬著。」恰巧晚上關採花賊，婦人不從，一刀殺死，賊人正在惶恐之間，看見桿上搭著一件兩截褂，賊人把兩截褂拿下來，趕緊打點一個小包裹，就在胸前係了個蝴蝶扣。這幾天賊人行止不定，在那兒就和衣而臥，所以總沒想起來，今天把包裹解下來，一看那件兩截褂有點褶，自己急忙穿在身上。皆因原先那個穿兩截褂之人，身量矮小，可賊人細高身材，把兩截褂穿在身上，自己一看，方過膝蓋。兩截褂這件衣裳，原來是文明衣服，衣不能太短，賊人低頭一看，下邊仍然露著兜襠褲。燕雲快靴，頭上米色壯帽，穿著兩截褂不合樣，自己就覺著不像人樣。遂伸手把背後刀鞘摘下來，又一摸兜囊之中有匕首刀、火折子、火扇子、五鈎如意飛爪，遂用包兩截褂的包裹，把這些兵刃連刀鞘包在一塊兒，把小包裹手中一提。此時已然天光大亮，這才夠奔華家鎮南鎮口而來。

進了南鎮口，走到十字街的北街。在北街座西有兩間門臉，一家門面上懸著黑地金字匾一塊，上面寫著「聚興成老鐵鋪」，學買賣的在門外掃地，同事的伙計在掌櫃內，用雞毛擗子擗攔欄。原來那個月開鐵鋪的，都代賣刀槍，在這鋪子裡面架子上搭著兩架刀槍，花槍也有，槍桿與槍尖子單另放著的，架子上又擺著護手鈎、鐵尺。惡淫賊心中一想，我就買一把尋常的刀吧，如果黃三太他們追來，我也有拿刀護身。賊人遂進了鐵鋪，對鋪子裡伙計說道：「掌櫃的，您拿刀我看看。」伙計剛要從架子上拿刀，此時忽然櫃房裡邊青布單簾一起，走來一老者，赤紅的臉面，兩絡黑髯當中齊著，是清真回回大爺，正拿細湯布手巾擦臉呢，轉身把手巾扔在桌兒上，老者從架子上拿五六口刀。老者隔著攔欄一看惡賊方子華，白生生長方臉兒，二鼻窪有十幾顆黑痣，面帶殺氣；又見在攔欄上放著一個小包裹，包裹細長，老者心中想道：「大概他包裹裡有刀吧。」老者扶著攔欄一看，賊人身穿兩截褂，下半身露著兜襠褲，燕雲快靴，上面金鑲白緞色壯帽。老者心想：這個人是怎麼打扮哪？遂向方子華問道：「您買刀哇？」賊人方子華說道：「我買刀。」

老者把刀擱在攔欄上，淫賊向老者問道：「這口刀賣多少錢？」

老者說道：「三兩銀子一口刀，言無二價。」賊人方子華一看綠鯊魚皮鞘，黃銅飾件，黃銅吞口。賊人把刀抽出了鞘，一看是尋常的鐵片刀，說道：「老掌櫃的，我這裡有刀鞘，我配一配看看。」賊人方子華遂在攔欄上把小包裹打開。老者一看包裹裡邊有撬門撥戶的匕首刀、火折子、火扇子、五鈎如意飛爪，這些物件全不要緊，老者一看有薰香盒子。老者本是個大行家，老者一看就明白了，心中想到這裡，他大概也許是個飛賊，也許是盜財主之家，讓護院的趕跑啦，跑到我這兒買刀來啦。賊人遂說道：「老掌櫃的，您看我這刀鞘怎麼樣？」老者一看，此鞘是米色鯊魚皮鞘，白銀飾件，白銀的吞口，這刀鞘兒就值十兩二十兩銀子。惡淫賊說道：「掌櫃的，我打算拿您的刀配我的這個刀鞘兒。」遂亮出一把尋常的刀來，往刀鞘裡一插，原來不合，下不去。又亮出一把窄點式樣的往下一插，就覺很曠的，皆因刀鞘寬，刀是窄的。惡淫賊說道：「您這些刀不對我的鞘兒。」老掌櫃的早看出他不是好人，是拿他取笑，說道：「那個刀價是數來銀子一把，跟您要三兩，言無二價。」又說道：「有三種刀，我賣兩種，有一種我不敢賣。」惡淫賊又問道：「您賣哪兩種刀？」老者說道：「賣六扇門裡、六扇門外、當官差的爺們，還賣一路保鏢護院使的刀。有一種明火路劫竊取偷盜的使用的刀，我們不敢賣。」原來老掌櫃的拿他取笑，保鏢的、當官差的刀，難道說就不許賊人帶嗎？方子華接著說道：「掌櫃的，我不怕價錢貴，這刀的鋼口太不好。」老掌櫃的說道：「有寶刀您買不買呀？」方子華問道：「寶刀在何處？」

老掌櫃的說道：「我有個朋友，保了一世鏢，這人年已到八十，手眼已遲，家中非常貧苦，在我這兒寄賣這口寶刀。」淫賊一

聽，心中非常的歡悅，心說道：「如若我得了這口寶刀，我可不怕黃三太。他們要追我來，我怎麼也宰個三個五個的。」想罷，惡賊說道：「掌櫃的，您拿來我看看。」老掌櫃的說道：「這把刀在裡頭院呢，我給你取刀去。」工夫不大，老掌櫃的將刀取來。老者雙手托刀，放在欄櫃上說道：「你看看吧。」賊人一看此刀，乃是綠鯊魚皮鞘，古銅飾件，古銅吞口，藍絲線挽手，雙垂燈籠穗，比樸刀尺寸小點。淫賊雙手拿刀一掂，遂說道：「這把刀份量太重，有點笨。」老者微笑而不言，心中說道：「毛賊你手根本沒有勁啊。」惡淫賊遂把刀托起來，左手壓刀鞘，右手壓刀把，用力兩三次抽不出這口刀來，惡淫賊說道：「老掌櫃的，您這把刀大概鏽住了吧？」老者說道：「您外行啊？俗語說：『匣中寶刀休用磨，勸君休求二嬌娥。園中有井口要小，後戶緊閉不通河。僧道尼姑休來往，堂前沒走賣花婆。諸公且記六件事，積善人家福壽多』」老者把刀托在手中，左手托刀，右手一壓崩簧，「嘎吧」一響，欄櫃上打了一道電閃。淫賊問道：「怎麼金貴呢？」老者說道：「削鋼剃鐵，吹毛可過。有試驗。」叫道：「李掌櫃你把母子拿來。」

同事的李掌櫃把刀母子遞給老掌櫃的，刀母子是三尺來長、半尺來寬黑糊糊。老掌櫃的接過來，拿在手中，站在欄櫃裡邊，左手拿刀，把刀母子放在欄櫃上，老掌櫃的遂用寶刀將刀母子一刮，就見刀母子的鐵，刮下來約有一指之厚。連刮下幾次，刀母子可原有半尺來寬，這一刮就只有寸餘來寬了。老者又把刀刀朝上，刀背朝下，把自己頭髮揪下一根，放在刀刃上，跟著口中一吹風，那根頭髮斷了，這就是吹毛可過。淫賊一看說道：「好刀，好刀。老掌櫃的，您賣多少銀子？」老掌櫃的一看，淫賊身穿兩截褂，又窄又瘦，小包裏打開又沒有錢，就是有銀子也就是十兩八兩的，老者說道：「此刀寄賣的，要高足銀五十三兩，少分文不賣。」正在此時，聽後頭院木頭底磚地響，唧噥唧噥腳步走路的聲音。惡淫賊一聽，必有婦人在後院，看得兩眼發直，往裡邊觀看，就看青布單簾一起，一陣蘭麝薰人，異味清香。惡賊一看，原來是一位大姑娘，梳著一個歪抓髻子，滿頭的珠翠，藕荷色的彩衣，藕荷色的百褶裙，裙下微露窄窄金蓮，真是如花似玉，百媚千嬌。在櫃的裡邊燕語鶯聲，叫道：「老爺子，那把刀賣了沒有？若是沒賣，拿回去吧。」

老掌櫃一看惡淫賊兩眼發直，老者將寶刀還入鞘內，叫道：「姑娘，拿刀去吧。」姑娘一接刀，藕荷色綢衫向下一層，露出玉腕，比白蓮藕還透玲，赤金鑲串鮮明，惡賊有心將欄櫃擠倒了，恐怕打鐵的用大錘打他。姑娘手托寶刀，杏眼一轉，一看淫賊，方子華此時真魂出竅，心中思索：我十八九歲正在少年，也許姑娘看我中意。姑娘轉身掀起青單簾，進了二道屋，由二道屋直奔住宅。賊人站在櫃前兩眼發直，好似木雕泥塑。老掌櫃大不歡悅：我們姑娘早進了內宅啦，這賊為何還二目發直？遂說道：「嘿，你是成心找碴？」惡淫賊說道：「我是買刀。」遂將褂子底襟一提，摸出三塊銀子，兩大塊，一小塊，兩大塊有六兩多，小塊一兩多，又將小塊帶在囊中，惡淫賊叫道：「老掌櫃，我買一口薄鐵片的刀，交現錢。那口寶刀我先交三兩定銀，明天我再交五十兩紋銀，我再取寶刀。」老掌櫃說道：「我的買賣是現錢交易，概不收定銀。既賣五十三兩，您交五十二兩九錢九分都不行。」淫賊說道：「我並不是不誠心買，我先交定錢，明天一定完全交齊取刀。現在我身上的刀鞘，也放在您這兒作抵押怎樣？」掌櫃的說道：「不行。」惡淫賊道：「得啦，你老人家成全一點吧。」語畢，轉身形向外就走。

惡淫賊出離了鐵鋪，回頭觀看，鐵鋪門上掛著兩塊匾，是聚興成老鐵鋪。看了看門口的情形，心中說道：「鐵鋪老兒，二太爺明天拿五十兩銀子取刀來？今夜晚間入你鐵鋪，一來盜刀，二來與姑娘追歡取樂。」惡淫賊今夜晚間前來取刀，猶如自投羅網一般，淫賊此時淨尋思姑娘貌美，可就忘了三太他們在後頭追下來了。賊人轉身形來到十字街東口，座北有一個茶飯鋪，淫賊此時又渴又餓，賊人來到茶飯鋪，上了小樓。剛出太陽的時候，來在樓上一看，真是高堂滿座。惡賊找了一張桌子坐下，跑堂的給沏了一壺茶，淫賊叫道：「伙計，我先喝著茶，你給我配四個菜。我是佛教人，你們這兒沒有貼著對聯，你們這是回回買賣吧？」跑堂答道：「不錯，我們是清真教的買賣。您這就要菜嗎？」跑堂一看惡賊很漂亮，遂說道：「給您配幾個得吃的菜，爆三樣、湯爆肚、溜腰花、炒裡脊，再來一個東瓜片，好不好，您哪？」惡賊連連點頭稱善。工夫不大，惡賊喝了一壺茶，跑堂的將酒菜俱都擺上，方子華有酒想起無酒事，端起酒杯，可就想起姑娘來了。喝著酒，想姑娘拿刀的時候，藕荷衫向外一露，玉腕伸出多長來，雪白粉嫩，誰看見過九天仙女，恰好似月殿嫦娥。惡淫賊在酒樓上酒方入肚，就如同喝醉了一般，愈想姑娘愈得意，喝著酒，用手學鐵鋪姑娘從老頭手裡接刀的式樣，又學姑娘轉身形奔內裡走的架式。

惡淫賊這一學姑娘轉身，胳膊肘正碰在跑堂的胸脯子上。跑堂方才在他身旁站著，看他指手畫腳的，跑堂的心中暗道：「這小子別有毛病吧？怎麼剛一喝酒就擠鼻弄眼的？」及至惡賊的胳膊搗了跑堂的一下子，跑堂的可就說了話啦：「客官您有什麼毛病嗎？怎麼神不守舍？」惡賊抬頭一看，自己也笑啦，遂叫道：「堂信，你不去照顧座，你為什麼在我身旁站立？櫃上這些位吃茶飯的，你單站在我的跟前幹什麼？」伙計笑道：「我們是兩個人伺候座，各管各部分。我這裡今天清靜，他那裡很忙，所以我這兒伺候您哪。」惡賊一看跑堂說話很和氣，問道：「伙計，我跟你打聽一個買賣，你曉得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您打聽的誰家買賣呢？華家鎮上的買賣，回回不少，差不多回回買賣我都能知道。」惡賊說道：「有一個聚興成鐵鋪你可知道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那怎麼會不知道呢？聚興成鐵鋪，跟我們這兒聯號。」惡賊笑道：「他那鐵鋪裡有一個大姑娘，你知道嗎？」跑堂的聞聽，暗道：這小子原來是惦念著大姑娘哪。我看這小子不是好人，我罵上這小子幾句，無故的為什麼打聽人家姑娘？跑堂的尋思至此，遂答道：「您問的是那個大姑娘呀，我跟您將那大姑娘的來歷細說上一說。」惡賊方子華聞聽，又向跑堂的身旁湊了湊道：「願聞願聞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您不是問那個穿藕荷色衣服的大姑娘嗎？」惡賊說道：「不錯呀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您今天看見幾次啦？」惡賊說道：「就看見一次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您要再看三次，您這酒就喝不下去啦。您要再看見第二次，就該換鸚鵡歌綠的衣裳了。每日準是三換，晚間換上青衣青綢子小鞋，俏皮到極點啦。不但俏皮，姑娘還有點毛病。」惡賊一聽更樂啦，急忙問道：「姑娘有什麼毛病？」跑堂的答道：「姑娘這種毛病怪極啦，看見斯文秀士，無論長得多好，他都正眼不瞧；若是看見輕薄浪子，那算跟姑娘有緣分啦，姑娘一使眼神，您就跟著姑娘走吧。」

惡賊問道：「姑娘上哪裡去呢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鎮店北口有片葦塘子，跟著姑娘到葦塘子裡，不用你自己費事，姑娘就給將底衣脫下來。」惡賊說道：「姑娘還有這個毛病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可有一宗，姑娘給人脫底衣，可是打後邊脫，脫下來之後，姑娘有一把秫稻棍，全得給他打紅門塞進去。」惡賊說道：「伙計你怎麼罵人哪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我罵的都不是人，都是禽獸。誰家沒有姐妹？人之父母，己之父母，人之姐妹，己之姐妹。你這麼大個子怎麼長的？打聽人家大姑娘幹什麼？到我們這兒吃飯來，就是財神爺，我們不能慢待了。我明明告訴你，鐵鋪跟我們這聯號，你偏提起姑娘來，說便宜話。」

怎麼長的？那麼大個子。」惡賊有心要跟跑堂的動武，又一思想，自己命案在身，心中又惦念著姑娘，沒有法子，遂說道：「我不過打聽打聽，你何必這樣強橫呢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您是財神爺，您吃飯吧。我們犯不上跟您強橫，我們招待的好，你老人家多照顧我們幾次；我們招待不好，你老人家少上我們這兒來。」跑堂的說罷，一甩袖子出離了屋中。工夫不大，惡賊用畢酒飯，將跑堂喚至面前，問道：「共該多少飯錢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一吊六百八。」列位，在那個時代，惡賊吃的飯不過該五六百錢，跑堂的一算賬，多算了惡賊三分之二。惡賊並不嫌多，由兜囊中將剩下的那塊銀子掏出來說道：「這塊銀子也就是一兩六七。」跑堂說道：「好吧，給您合錢去。」惡賊說道：「不用找錢啦，剩下是你的酒錢。」堂信心中暗道：哪找這樣的賤骨頭去？多算了兩倍不嫌多，還給這麼些個酒錢。

跑堂的接錢在手，說了一聲「好吧」，連一個謝字都沒有。

惡賊方子華此時心中只惦記姑娘，走出茶飯鋪，直奔北鎮店口走去，走出北鎮店口不遠，果然有片葦塘子。時當盛暑，天氣炎熱，淫賊一進葦塘子，好似蒸籠一般，採花心盛，哪裡顧的炎熱？將兩載大褂向葦塘子裡一鋪，躺在裡面睡去。天到午時剛過，惡賊翻身起來，自己喊道：「晚了！晚了！天都亮啦！」細一看天，才午時方過。自言自語說道：「秦始皇修長城，一天七十二頓飯，天都黑不了。」擦了擦週身的汗，復又睡去。天將黑了，工夫不大，淫賊又醒了，翻身爬起，將鐵片刀帶好，火折、問路石、

鏢囊收拾已畢，兩截大褂拿著嫌累贅，扔在草塘子之內，這才出離草塘，進了北鎮店口。到了鐵鋪門臉一看，擰身形上房，由門臉過了二道腰房，到了中院看觀，高搭天棚，大四合瓦房，五間北上房，五間南上房，東西廂房各三間，各屋俱無燈火。惡賊心中說道：「鐵鋪人睡的很早，正合吾意。」惡賊正思索，忽聽天棚下四五隻大犬狂吠，惡賊一看，皺眉暗道：你這個買賣養活狗乾甚麼？綠林道還怕大狗嗎？惡賊由兜囊中掏出幾個紙包，打開紙包，拿出一塊藥餅。您道那藥餅是什麼物件呢？本是牛筋、羊筋和上幾宗藥制的，這宗東西犬若吃下去立時麻木，不能鳴吠，總得過一個時辰方能鳴吠。惡賊將藥包打開四五個，散開了扔下去，犬將藥餅吃下去，就不亂吠了。淫賊心中思想：姑娘必在上房屋中。惡賊遂悄悄的來到上房西裡間窗戶外，屋裡沒燈，異常黑暗。傾耳細聽，就聽裡面有人說話，乃是婦人的聲音，只聽叫道：「老當家的，早養兒子早得福，早娶兒婦多生氣。大少掌櫃、二少掌櫃和兩房媳婦，淨講究衣服穿著打扮、屋中的陳設。咱設立這兩個小買賣，種幾頃地，倘若年景不好，買賣蕭條，若沒了咱老夫妻，他們怎麼過日子？」就聽老頭子說道：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何用爺娘置馬牛？命裡造就。睡覺吧，叫兒子兒婦聽見不願意，幹什麼！」惡賊聽畢，轉身形又奔東廂房，窗戶外站立了片時，就聽屋中燕語鶯聲說道：「大掌櫃的腦袋一沾枕頭就著，就好似火絨子碰上火鏟似的。你看老當家都偏向小的，二奶奶，二兄弟，制衣服，買陳設，老當家看著歡喜，什麼話都不說。」只聽女子說話，男子並未答話，惡賊一想：「這是大少掌櫃小兩口說話，我進去幹什麼？姑娘必在西廂房。」淫賊遂轉身形夠奔西廂房窗戶外而來，站在窗戶外一聽，就聽有女子說話的聲音：「二爺你成了睡獅啦？你一點精神也振不起來。經手三分肥，大哥經營錢財，哥哥有錢向嫂嫂屋中拿，你全不過問，長此咱們就不用過了。你與老太太說說，咱們跟大娘們分家吧。」就聽屋中男子大聲喊道：「你不賢德的娘們，離間我兄弟手足之情。再往下說，我打你這個賤人！」賊人在外面一聽，心中暗道：「多厲害，我可不進去，進去挨打去？我還是找我那心上的人兒去。大概姑娘必在南配房吧？」南配房五間，一明兩暗，一明一暗相連，淫賊在窗外一聽，就聽屋裡說話的聲音，似乎都沒有門牙啦。就聽裡面說道：「大姐姐你今年多大歲數啦？」又一個老婆答道：「我今年還小哪，七十八歲啦。妹妹你多大歲數啦？」這個老婆答道：「六十九歲啦。窮命啊，獨自一人，無倚無靠，伺候人的命，也不死。」

淫賊在外面一聽，心中說道：「我真倒了霉啦，遇著兩個老嫗，全都夠百來歲啦。姑娘必在後院了。」惡賊急得擦拳磨掌，忽聽琴音響亮，惡賊暗道：「撫琴者必姑娘也。」淫賊遂由上房門奔西去，向北拐，來到一個月亮門，乃是第四道院。花園一所，北上房三間，當中石子甬路，六尺餘寬，兩旁栽種奇花異草，琴音由北上房鳴鳴錚錚。惡賊一伏腰，來到竹簾外，上房屋中燈燭明亮，向屋中觀看，姑娘坐在高凳上，茶几子擺著一張瑤琴，姑娘穿著一身小衣服，頭上歪抓著，正辮子已經散開了，黑真真的青絲挽著一個發纂，翡翠別簪，元寶耳赤金墜圈，大翡翠艾葉，清水臉不施脂粉，一身雙桃紅的小衣服，敞著褲角，窄窄金蓮，賊人一看，俊美異於白晝。撫琴為昭君娘娘寒宮自歎，惡賊自思道：「今日他撫這曲兒，莫非思春？」只見姑娘未語櫻口動，大概口中含著香砂檳榔呢。列位，康熙年間還沒有青果呢。姑娘撫琴正在高興，欲笑非笑，似語未語。

惡賊看得入神之際，忽聽月亮門南痰嗽，「啊哼」一聲，踢哩踢啦，向惡賊這邊走來。淫賊一看，正是鐵鋪老掌櫃的，身穿綿綢褂，伏著腰，提著燈籠，白紙黑字，上寫著「聚興成老鐵鋪」，來到竹簾外止住腳步，叫道：「姑娘，你要好樂，可以白天。你一撫琴，你的大嫂二嫂都願聽你的琴？他們白天俱都異常忙碌，夜間一聽你的琴，白天做活就該打盹啦。況且連櫃上的人也聽琴睡不著覺。」姑娘聞聽：星中琴音當時止住。淫賊一看，心說不好，老東西若看見我，必然打我。淫賊遂縱身躍上房，臥伏在瓦壘之內，就聽姑娘說道：「老爺子，你老人家沒睡覺呢？」老頭答道：「我睡什麼覺？淨聽你撫琴啦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得啦，不撫琴啦，撫會兒琴還這麼麻煩。」

老頭遂轉身形奔前院，進了月亮門，老頭自言自語說道：「姑娘家不知道好歹，黑更半夜撫的那家子琴？擾得大家睡不著覺，白天好耽誤事。」惡淫賊見老者走後，遂由房上縱下，老者並未看見。淫賊再向簾內觀看，姑娘將琴已經收在盒內。淫賊自語道：「我紅鸞星照命，一夜之間刀殺五命，沒有這樣貌美的佳人。今夜得會佳人，這樣富戶沒有丫環婆子，我更得其方便。」又一看姑娘轉身往外而行，木底鞋聲音直響，竹簾一響，由上房出來，將竹簾捲起，用玉別子別好，轉身向南，腳踩江石子甬路走俏步。賊人隱在牆根下扭頭南看，姑娘仰面看天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今日天氣清和，看五斗星三曹，紫微星明亮，主於國家之祥瑞。觀七星常旋北斗，看不見三尺劍，威鎮南陽。」仰面朝天，向空中觀看。這賊人一聽，心中說道：「姑娘還會天文呢？通達詩文。」又見姑娘用玉腕向空中指道：「一道天河衝鬥牛，東北西南水長流。牛郎織女犯何罪，阻隔條河兩岸頭。一年一個七夕會，夫妻見面淚交流。神仙都有思凡意……」第八句，姑娘打了一個唉聲，說道：「可惜我也生世秋。」惡賊一聽，心中說道：姑娘心內思春呢。你不用自歎孤枕，今晚就有顛鸞倒鳳之樂。姑娘念完詩句，進上房去了，到了屋中將雙隔扇關閉。惡賊打破隔扇紙向裡觀看，姑娘左手端銀燈，右手掀繡花簾，進東暗間去了。惡賊又向東去，到東暗間窗戶外，舐破東暗間窗紙，向屋中觀看：頂櫃、豎櫃、描金櫃珠翠圍繞，靠南窗戶一張牀，在牀西面，山牆靠著一張茶桌，墨玉的面，楠木框，姑娘銀燈放在茶桌上。牀上幔帳是玫瑰紫綢子的，四面有五色衣綿綢子，帳子上面相襯飛沿，四個竹桿頭上掛著方放蕊的鮮花，冰麝之香，再加上剛放蕊鮮花之味，真是香氣襲人。牀上鋪著細藤席，用鬚掃帚一掃牀，又拿粉紅彈子將牀一彈，把椅枕靠枕繡花鴛鴦枕放好，由被架上抽出閃緞薄棉被一條，抬腿坐牀，盤腿坐在牀上，伸出玉腕，解開腿帶，兩根晶藍帶，兩根雪青帶。惡賊注目觀看姑娘沙木底鞋，腳裏得十分緊。惡淫賊一想，這個佳人若脫了衣服，就好像白羊一般，見有多大豔福啊！賊人看得正在出神之際，幔帳忽然一落下來了，幔帳放下之後，只隔著看見一個人影兒。惡淫賊心說：「我若看見他脫衣服，身上的肌膚，我就是死了都不冤啦。」就聽裡面啾啾啾啾響，賊人思索，大概是纏足呢。又一看姑娘分開了幔帳，露出了兩隻玉腕，一點頭，嘆，將燈吹滅了，屋中黑漆漆連一個人影兒都看不見了。就聽屋中牀上咯吱咯吱直響，淫賊心中說道：「姑娘鑽了被窩啦。」又聽「咯噠」一聲，牀上一響，淫賊暗道：這是姑娘將鞋放在牀下了。惡賊心中暗想，天氣不早啦，遂取出薰香盒子，將螺絲蓋打開，用火折燃著薰藥，又將螺絲捻好。剛要打薰藥，惡賊自己打了一個寒戰，說道：「幾乎壞了事，我怎麼沒聞上解藥？」遂拿出一塊解藥聞在鼻內，一拉仙鶴尾巴，一股青煙吹向屋中。惡賊心中暗道：怎麼聽不見噴嚏？啊，姑娘本是童女，血氣足，又是個練家子。工夫不大，就聽屋中打一個噴嚏，聲音非常之粗。

惡賊心中轉念道：姑娘撫了半天琴，沒有喝茶，喉中乾渴，故此聲音粗。我管聲音粗細呢，長得美就好。惡賊遂用手推窗戶，一看窗戶兩旁有插關，惡賊將插關拔下，按下扇，托上扇，一下腰鑽到屋中。惡賊進到屋中一看，牀很大，幔帳小，牀還空著一塊地方，有心用火折將銀燈燃著，又怕老頭來了見屋中有亮，將事看破。又一想眼看姑娘脫衣睡覺，又何必點燈呢？但是姑娘昏迷不醒有什麼樂趣呢？回頭一看，桌子上放著一個瓷茶壺，用手一搖壺內還有涼茶，惡賊心中喜悅：真是天遂人願，我上得牀去，將衣服一脫，口中含著涼茶，待我將他摟在懷中之後，用涼茶將他噴醒，姑娘也就不能說什麼了。惡賊遂含了一口水，放下茶壺，在牀沿上將衣服脫下。惡賊也是被色所迷，聰明伶俐一時蒙住，你倒用火折照一照哇，你再鑽進去。他脫完了衣服，撩開帳子，放心大膽就鑽入帳子之內，掀開了閃緞被子，向姑娘身旁就躺，伸手一摸姑娘，胳膊根子非常之粗，惡賊心中道：姑娘是一個練家子，當然不像平常女子一般，惡賊故不懷疑，放心大膽就躺了一個穩當。又一想，男女交媾不能草率，必須要將姑娘身子放平了。再一摸姑娘的胳膊不但粗，還一胳膊的疙疸。啊啊，老掌櫃一定愛惜姑娘，傳授姑娘武功，這疙疸是練出來的。此時姑娘可就摸著賊的手腕了，賊人暗道：薰迷過去了，怎麼還摸我的手腕呢？啊啊是啦，方才作著詩，是想男子，此時必是心中明白。惡賊正在自己愚弄自己，就見姑娘將惡賊兩隻手腕都拿過去了，惡賊沒有姑娘力量大，順著姑娘的手，就將自己的胳膊背在背後了。姑娘一隻手持住惡賊兩隻手，姑娘一個張飛大騙馬，騎在賊的腰上，姑娘練就打虎的皮拳，一隻手持住兩個腕子，一隻手揚起向下就打，打得叭叭山響，就好像插牛一般。惡賊咬住牙挨打，不敢聲張，若是喊出來，恐怕打鐵的哥們都來拿鐵錘打他。姑娘打人也不言語，由定更多天打到三更已過，打了有好幾百拳。淨打的是背後肉厚的地方。賊人一翻臉，一拳正打在臉面上，鮮血直流。姑娘打人打得沒有勁啦，姑娘這才高聲喊道：「你跑這兒找便宜來啦？你也不打聽打聽，我是姑娘他哥哥！」惡賊美大發啦，把奸色貪淫之心，打得赴於外國去了。姑娘的哥哥高聲高叫道：「黃三哥、李二哥、侯大哥、賈明兄弟、高恒兄弟，抓住淫賊啦！」外面十幾位英雄哈哈

大笑。大英雄罵道：「憑你這臭賊也敢上姑娘牀上來。」伸手一摸賊的十字絆英雄帶，用十字絆捆住胳膊，英雄帶捆住了腿，就聽「叭噠」一聲，將惡賊拋於牀下。又道：「眾位哥們進來吧，抓住了臭賊啦。」金頭虎賈明喊道：「華老大，你不開門，我們怎麼進屋呀？」大少爺華智龍皆因在妹妹屋中，穿著一條褲子，全身的衣服小包裹包著放在牀底下了。一下腰拿出包裹，打開了包裹來到外間屋，在外間屋中有藤牀一張，大爺華智龍打腳布子，穿襪子，上身白綢子小褂，青緞色短靠，挽髮際，勒英雄帶，登上青緞子靴子，披好了大氅。金頭虎在外面喊叫：「華老大！你與採花賊小白臉，兩個人在屋中幹麼呢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你別胡說亂嚷，這是姑娘的屋子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姑娘早奔前院去啦，沒在屋中。」黃爺說道：「那也不可胡說。」華大爺衣帽整齊，才將房門開放。黃三太十數位英雄進到上房，點著了字號的燈籠，楊五爺問道：「華大哥，賊人呢？」華爺說道：「在東暗間屋中呢。」楊香五又用火折點著姑娘的銀燈，拿燈來到東裡間一照，採花賊蹤影皆無。金頭虎喊道：「華老大，你要了我們的命啦！」三太忙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香五答道：「惡賊蹤影皆無。」老掌櫃的來到東裡間屋一看，叫道：「眾位不要著急，惡賊走不了。人無衣服不能行，鳥無翎毛不能飛，惡賊的衣服傢伙全在牀頭上呢，大概惡賊走出不遠，大家可以分頭去追。東南上去幾人，西南上去幾人，東西上去幾人，華家鎮正北老夫與寫賬先生去追，本櫃先生也會武學。正北方還是要路，皆因為出去華家鎮三里多地，有一道橋，此橋乃是必由之路，賊人若打此經過，必然被獲遭擒。」且說華智龍一見淫賊由東裡間開後窗戶跑的，大少爺腦筋繃起多高，說道：「這個淫賊真是活該多活幾天，我打了他好幾百拳，還將他捆上拋在地下，我換衣服的工夫，他竟會跑啦。」老掌櫃的說道：「該報不報，時刻未到。他無論怎樣的有本事，他裸體不能行路，你們大家只管追，絕跑不了他。」說著話，大眾出離了華宅，分頭去追趕採花賊。傻小子說道：「不穿衣服跑的更快，身上輕而靈便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賈明你別挨罵啦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賊因為沒穿衣服，跑出去三里五里，看見大戶人家，進去就採花，不更省得脫衣服嗎？彩完了花，偷一身衣服穿上就走啦，哪裡追去呀？」

且不言眾人分頭去追採花賊，先表黃三太大眾是怎麼來到華家鎮的呢？原來，在樹林之內，楊香五一躲鏢走了採花賊，金頭虎賈明與楊五爺拚命，非叫楊五爺打這場官司不可。黃三太遂上前勸道：「賈賢弟不要如此，楊香五他還願意放走賊嗎？咱們在這兒口攪無有意味，咱們捉拿淫賊要緊，早拿著一天是咱們大家的造化，省得大家受累。離此不遠東方有一個大鎮店，名叫華家鎮，咱們追到那裡，若是追不上淫賊，那裡還有恩師的朋友，可以相求幫忙。」於是大家奔華家鎮而來。眾人來到華家鎮上，遂直奔華宅而來，來到聚興成鐵鋪，黃三太叫小伙計給回稟了老掌櫃的，此時老掌櫃在中心不悅，遂問道：「幹什麼的？還來了十幾位。」小伙計答道：「此人二十來歲，俊品人物，他說是十三省總鏢局的，姓黃叫三太，他師傅姓勝名英字子川的便是。」老頭一聽，遂笑說道：「我當是何人？原來是老恩兄之徒兒到了。快去，就說老夫有請。」說著話，由四道院走出來，迎請黃三太等。老掌櫃來到外面一看，原來是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等，其餘老美、高恒眾人，老掌櫃沒見過，並不認識，遂由黃三太介紹，叫道：「賈明，這是華四爺華四叔。」賈明一聽，當時就行了一個禮，叫道：「華四叔父，可了不的啦！」華清泉一聽，鬧了一怔，還以為是鏢局子出了什麼事呢，遂問道：「三太賢姪，有何大事？」賈明未等三太說話，遂說道：「皆因為我們大家捉拿採花賊，我跟我三大爺誇下口啦，如若採花賊跑了，刀殺五命欺兄滅嫂的案子，我替採花賊打去。楊香五放走了採花賊，我必得替打這場官司。」說著話，將華四爺的大腿攙住啦：「四叔，您快救我的命吧！」大家一看這個神氣，賈明似瘋如癲，招的大家俱都樂啦。華四爺說道：「賈明賢姪，不要為難，老夫幫忙捉拿採花賊，咱們大家櫃房裡面談話。」華四爺將眾人讓到櫃房裡面，小伙計沏了一大壺茶，大家喝著茶，黃三太遂叫道：「侯爺、高恒賢弟，我給你們二位引見引見，這是華四叔。」又指著侯爺對華爺說道：「這是千里獨行俠侯華璧，侯家集的人；這是高恒，他乃是高竹坡之子。」華四爺與大眾一一見過禮，黃三太又將採花賊的事，本源源對華四爺談了一遍。華四爺說道：「賢姪你們大家來巧啦，據你所說採花賊的穿著打扮，老夫已經認識此人，大概今夜晚間必到老夫這裡來，拿賊的事情包管辦得到。」

原來，華清泉白天見採花賊鬼鬼祟祟的走了，遂來到後宅埋怨女兒說：「你是十七八歲的女孩家，前邊賣刀你何必出去？」

那賊看你看得眼睛都直啦。我看惡賊包裹之中有薰香盒子，必不是好賊，一定是採花淫賊。近來外邊傳說灤水縣有刀殺五命的採花賊，大概還許是此人。咱跟你勝三大爺學一回打抱不平，他夜間不來便罷，他夜間若是來，咱將他拿住送到灤水縣，他若不自投羅網就算完事。但是有一件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若不是你到外面勾引他，他絕不能來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天倫您還埋怨我？您無故的拿寶刀勾引他，不用說是賊人，就是練家子，那有不借寶刀的？賊人今夜不來便罷，若是來了，我用刀剝他，扒了猴狃子的皮。」老英雄說道：「你是未出閨閣的女兒，你焉能跟賊人動手？咱們今夜晚間是放下香餌釣金龜。你夜晚在四道院，一更來天的時候你撫琴，將他引到屋中，你進到帳子裡面，叫你哥哥由帳子後面夾壁牆進去，將你替出去。前院之人知道淫賊進院的時候，叫他們都在屋中說話，惡賊必在窗外竊聽，他一聽不是姑娘，他必奔琴音而來，那時節穩穩當當將他拿住。」老英雄遂打發閨家人等早早安歇，將四條大犬由窩內放出，為的是賊人進院吠犬好知道。老英雄安派完畢，方要休養精神，正趕上三太他們來到，故此將三太他們俱都迎到內宅，將白天賊人買刀的情形跟三太一學說，三太等眾人一聽，俱各歡喜非常。於是從新安置，大媳婦與丫環在東廂房裝夫婦，二媳婦是兩口子在西廂房假裝打架，婆子在南配房明間裝老嫗，黃三太等在南房暗間。老英雄又取出一個白玉瓶，瓶中裝的是藥丸，老頭說道：「此藥乃是當初在鏢局子配的，總沒有用著，配了一料，我與你諸葛道爺、勝三大爺平均分的。此藥無論多少年若不走味氣，俱能應用。賊人今夜晚間必用薰香。」遂叫道：「智龍，你進姑娘房的時候，含上一粒，賊人的薰香就不中用了。」大家商議安排已定，遂各歸房內，單等拿賊。列位，究竟華清泉與勝爺是怎麼回事呢？原來華爺當初給勝爺在鏢局保鏢，走的是北路。華爺為人剛愎自用，惟獨對於勝爺言聽計從，兄弟處在一堆，很合脾氣，遂向北碼頭結為金蘭之好。但是華爺的性情剛愎好殺，在北路走鏢的時候，遇見馬鞭子就殺，殺人無數，勝爺一看華清泉與馬鞭子結下深仇，恐怕以後華爺喪在鞭人之手，遂將華爺的職務給取消啦。彼時鏢行非常富裕，給了華爺不少的銀子，連華爺自己存的錢，也就夠過的了。勝爺遂對華清泉說道：「保鏢為生，是一個最危險的事，我弟與鞭子結下不解之仇，將來恐怕出了什麼危險。哥哥的意思，打算叫兄弟你回家，置買田園，開上一個買賣，樂其晚年，家庭幸福享受享受。」華爺一看勝老老言出於衷，並不推辭，遂將銀兩收下，收拾行囊，來到華家鎮落戶。先是華大少爺、華二少爺俱都練金鍾罩，不娶媳婦，老頭子一看，他們二人若俱都練金鍾罩，我華門豈不絕嗣嗎？練金鍾罩都是童子功，不能破身。於是遂叫大少爺娶妻，叫二少爺練金鍾罩，無奈哥倆全不聽，老頭子沒有法子啦，遂給兩兒子都娶了媳婦了。二位少爺都有妻子，遂將金鍾罩的功夫都扔啦，故此大少爺智龍胳膊上練得還有大疙疸呢。淫賊被色所迷，摸著胳膊上的大疙疸還不醒悟，這就叫色不迷人自迷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再說那淫賊是怎麼走的呢？皆因為大少爺捆賊人的時候，用的是十字絆英雄帶，那十字絆英雄帶乃是絲線的，大少爺捆完了在外屋換衣服的時候，賊人遂將扣退下來啦，皆因為絲線扣緩。大少爺打賊人的時候，打的是肉厚之處，雖然打得不輕，但並未打他的致命處，故此賊人將繩扣鬆開，由後窗戶逃走，當時華大少爺若不是穿衣服耽誤工夫，賊人可就跑不了啦。賊人這一跑，華老英雄吩咐眾人，四出拿賊。那賊人走的時候，裸體跣足，腳上並且還有帶手，跣足呱呱哇哇直響，賊人赤條條，猶如喪家之犬，漏網之魚，躡房越脊，奔西北而逃。走出不遠，將足掌之皮俱都磨破。跑到南鎮店口，將臉上的血跡用手擦了一擦，來到樹林叢中。自己伸手一摸，背後傷甚重，賊人思索，週身上下無條線，少時天光一亮，這叫什麼樣子？再說馬快班頭鏢行之人，捉拿甚緊，想我是何等的身家，落得這樣景況，只鬧得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悔不該又到鐵鋪去找便宜。黃三太他們必追逐於我，赤條條我向哪裡去奔？在樹林中歇息歇息，又跑出一里之遙，賊人自覺腳掌疼痛，自己又一思索，兩夜一天，在飯鋪喝了幾杯空心酒，尚且未吃飽飯，腹內無食，身上無衣。在我家中三伏天，白綢子褂褲，尚且還穿大氅，此時落得大光溜，寒風刺骨。鬥毆打傷，當時氣攻著不覺疼痛，此時氣也不攻著啦，身上可就疼起來啦。又扎掙著跑半里多地，賊人直打寒戰，抬頭一看，有一片樹林子，遂進了樹林子。進了樹林子風更大，刮的是東風，賊人遂找了一棵大樹，蹲在西面避風。賊人正在為難之際，真是愁煩人巧遇愁煩人，此時有

一人，坐在一塊臥牛青石下，唉聲歎氣：「唉，露多大臉現多大眼，五天的期限，叫我哪裡去找？踏破鐵鞋無覓處。現在將我家中老少收在獄中。唉，天啊。」此人正在歎氣，就聽樹林子東邊有人叫道：「好冷的天哪！」此人站起身軀，一看樹林西邊，有一人赤條條，此人說道：「朋友，你好賭錢也留條褲子。」淫賊說道：「我不是要錢的，我是保鏢的。皆因為我脾氣不好，我們保鏢的是四個人，他們夜間要將我害了，將我四馬倒攢蹄捆住，他們一看天光尚早，將我拿被子蓋好，也是我命不該絕，他們都睡著啦，我將繩扣退開，我一時情急，沒顧拿衣服。」此人一聽說道：「好厲害保鏢的。朋友你貴姓啊？」賊人說道：「我姓方。」此人一聽，打了一個冷戰，說道：「你不是溧水縣的方二少爺方子華嗎？」賊人說道：「不錯，我就是方子華。」此人說道：「我與令兄是莫逆之交，你這樣上下無條線怎麼走啊？」賊人說道：「既然是朋友，您得救我。您有富餘衣服，您送給我一身，必當重報。」此人說道：「巧啦，我那邊有一小包袱，裡面有的是衣服。您跟我到那邊，穿衣服去吧。」賊人此時踉蹌而行，隨著此人來到臥牛青石旁，就見此人說道：「你還打算走哇？溧水關廂刀殺五命、滅兄殺嫂、紮傷姪子，縣太爺派我捉拿，因為拿不著賊人，將我合家大小俱都下在囚圈。頭一次打了我一千板子，二次打了我一千六百板子，此次五天期限看看要滿，我正在為難發愁呢。你哪裡跑？我就是三班都頭黃士榮，你請打這場官司吧。」淫賊聞聽轉身就跑，三班都頭隨後提刀就追，賊人光溜赤足跑得更慢，走出幾十步去，被三班都頭黃士榮趕上，照定右肩頭，用刀背盡力一砸，將賊人砸倒，班頭用磕膝蓋一頂賊人的後腰，伸手抄起賊人的右腳，賊人的腳面一挺，將賊人右腳大筋挑斷，又將左腳大筋挑斷，將賊人的兩個膀子也給卸了，遂說道：「冤家你跑吧。」轉身走到臥牛石旁，由小包袱裡面取出繩子，將賊人五花大綁捆好了。

正在此時，就聽面前有人喊道：「咱看看在這個樹林子沒有，這小子准得在樹林裡。」班頭抬頭一看，只見前面來了十餘人，內中有一個梳冲天杵小辮的，班頭心中暗想：不問可知，這群人一定是賊的餘黨。見眾人來至切近，班頭遂站定身軀，刀向懷中一抱。此時金頭虎看見賊人在地下爬著呢，遂說道：「淫賊睡著啦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你別胡說啦，還有這樣睡覺的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看這小子，一定是賊的伙計，抱著刀直不含糊。」說著話，三班都頭來到黃三太跟前，躬身施禮說道：「您貴姓啊？為什麼來到此處？有何貴幹？」黃三太遂答道：「愚下姓黃名三太，十三省總鏢局勝三爺是我恩師。不知道您貴姓高名？」三班都頭聞聽此言，將刀嚙啣拋於塵埃，向前施禮說道：「愚下不知，多有得罪。愚下乃溧水縣三班裡一分當差的，今天走在樹林，一時心中為難，正在樹林內臥牛青石上歇息，巧遇採花賊方子華。多蒙眾位的幫助，幸將淫賊拿獲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們追賊已經一天一夜啦。由打蕭金台我之恩師，將賊人引下山來，在樹林中動手，我之恩師有命令不許傷損賊人，賊人打了一鏢，復又逃至華家鎮，多蒙華老員外幫忙，夜間設計拿賊，華大少爺打了賊人三百餘拳，將賊人捆綁好啦，不料想賊人又趁隙脫逃，在此樹林閣下巧遇，不然閣下一個人也是拿不著此賊。」三班都頭聞聽，心中這才明白賊人後背的傷痕。三班都頭黃士榮對三太說了不少的場面話。三太說道：「淫賊若是被我們拿住，我之恩師有言，也將淫賊送到三班裡去，然後交鏢老爺升堂，我們鏢行的人並不見官，為的是除害救民。既然被閣下拿獲，這就更好啦，省得我們拿住還得我們往貴縣送。」三班都頭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交了差以後，我必到十三省總鏢局登門拜謝勝老達官。現在我這是美差，一交差諸事全完，保住了七品縣令，救了我合家大小，都是眾達官老爺的力量。」語畢，竟將賊人扛起來就要走。三太說道：「貴上差且慢，淫賊現在上下無條線，您扛起來就走，溧水縣離此數十里，您扛得到嗎？再說溧水縣刀殺五命的案子闔縣皆知，一聽說破案啦，誰不爭先來看，看熱鬧的少男少婦都短不了，淫賊赤身露體，那是什麼樣子？再者於造化上也有關係呀。您要有富餘衣服，您給他穿上一身，您若沒有衣服，我將我裡邊的衣服脫下一身來，給淫賊穿上。」班頭黃士榮聞聽也樂啦，說道：「我是拿著淫賊歡喜得糊塗了，多虧您提醒了我，要不然這是甚麼樣子？我那邊小包袱裡有衣服。」語畢，走到臥牛石的西邊，將小包裏取了來，打開包裹拿出一身月白色的單衣服。班頭出來辦案，乃是有期限的，不到期滿不能回去，所以帶著便衣。將衣服給淫賊纏在身上，將刀拾起來，小包裏拷在身上，將惡賊復又扛起來，來到華家鎮找了地方，僱了車將惡賊拉到溧水縣下在獄中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黃三太等大家回到華家鎮，見了華四爸，又與華老太太都見了面，大家用過了酒飯，告辭華四爸，眾人回歸鏢局子。

走著道，傻小子樂，由鼻子裡直冒泡。楊香五生氣。為什麼香五生氣呢？要是拿不住淫賊，傻小子就幸楊香五。大家順著大道正向前走，離鏢局子約有三二里地，楊香五向前一看，前邊有二人，離著眾人約有十幾丈遠，這倆人穿著打扮特別，一個身高六尺多，一個身高約有五尺。身高六尺的這人，青綢帕繡頭，綢帕上青氈帽青緞子沿邊，青棉袍，鈕子沒扣著，裡面青小棉襖，十字絆英雄帶，青布棉袍，白襪子也是棉的，棉鞋。身高五尺這位，灰棉袍，灰氈帽，灰小棉襖，棉鞋棉襪子。這二人挨肩向前行走，每人背後背著包裹，看光景包裹一個輕，一個重，不像良民走路。這二人走得甚快，鹿伏鶴行，楊香五這麼一看，就知道這倆人必不好鬥。冬天要穿單的，夏天要穿棉，這路人很奇怪，我鬥不了這倆人，我叫傻小子挨頓打吧。

楊香五叫道：「賈爺。」賈明答道：「真爺嗎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不跟你玩笑，拿住採花賊你歡喜不歡喜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歡喜。」楊爺又說道：「你猜我呢？」賈爺說：「我管不著你呀。」楊爺說道：「你也就是欺辱我姓楊的。」賈明說道：「誰都是一樣。」楊爺說道：「誰都一樣嗎？你敢鬥鬥前面走道的那兩個人嗎？」傻小子抬頭一看：「原來是兩個漢奸。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你也就是慢慢的叫漢奸，你敢大聲的叫漢奸嗎？」賈爺說：「不但大聲喊叫，我還得追他倆，若不追他倆人喊漢奸，我就是匹夫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楊五弟，你別叫賈賢弟惹禍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別管，叫他挨頓打，我好出出怨氣。」楊香五與三太說著話，傻小子緊向前跑，距離前邊那二人約有七八步遠，大聲喊道：「漢奸！」前邊那二人仍然向前行走，並不答理，不知道後邊是誰與誰玩笑呢。傻小子說道：「嘿，我說穿棉袍戴氈帽的，這麼熱的天，穿單衣服還流汗呢，你們穿棉的，不成了漢奸嗎？別走啦，再走要撒鷹啦，我要放槍啦。」二人一回頭，那穿青的說道：「你管得著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為什麼大熱天你穿棉袍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我們願意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專管十三省漢奸。」那人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金頭虎答道：「好老爺姓賈叫賈明，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。你是幹什麼的？」那人答道：「二太爺姓謝，名叫謝洪山。我奉我嫂夫人之命，千里尋兄，去找哥哥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不用找啦，你哥哥歸位啦。」謝洪山問道：「我的哥哥什麼病？」賈明說道：「皆因為南北英雄會，林士佩聘請綠林道，我勝三大爺赴南北英雄會，林士佩要與我勝三大爺動手，你的哥哥不含糊，要跟我勝三大爺比試，我勝三大爺焉能與他動手？遂命我黃三哥與他較量，我三哥佯輸假敗，給你哥哥一鏢，後又跟著一刀，將腦袋劈開了，你哥哥就歸了位啦。你要不報仇還罷了，你要報仇，你就找他罷。」說著即指黃三太。謝洪山說道：「此人就是黃三太嗎？」三太此時說不了不算，遂答道：「問你家黃三太爺卻要怎麼？」謝洪山遂回頭叫道：「鹿兒！還不捉拿三太小兒，與你家大主人公報仇雪恨！」